吴醫彙講

吳醫彙講卷九目錄

吳醫彙講卷九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與諫履安氏校訂

徐叶壎名鏞號鉦臺松江南邑人弱冠入諸生即棄舉業專攻岐黃學

四大家辨

李士材讀四大家論一篇本自王節齋大意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而與仲景並峙也然仲景醫中神聖德備四時三子則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試觀玉函金匱方中黃芩白虎已開河間之先也建中理中已

開東垣之先也復脈黃連阿膠已開丹溪之先也然則謂三子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條暢之則可謂三子補仲景之未備則未確也

論醫宗必讀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著醫宗必讀一書固已膾炙人口矣然余竊有議焉夫必讀者軒岐之書也越人仲景之書也下此而脈經千金外臺以及近代諸名家書雖不能盡讀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讀矣苟守張長沙博聞强識之訓

以探本窮源則是書又爲淺醫遮眼之書矣改其名曰不必讀其庶幾乎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竊觀富貴之家投寒涼則忌進溫補則合醫之喜用溫補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溫涼補瀉並收之書也觀其論症先述古而補以已見分劑先古方而補以新方作者以全書名之讀者以全書貫之舍其短而錄其長則上而溯諸河間易水金華諸家無不合也更上而溯諸南陽醫聖亦無不合也而

得景岳之益者豈特在左歸右歸而已哉

王繩林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攷正古方權量說

古方自靈素至千金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名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七分六厘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準之謹攷定如左

凡古方權量皆起于律黃帝律尺九寸夏尺則加爲一寸而爲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孫眞人千金方論述針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馬法六尺爲步令江淮吳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據此抑即今曲尺無疑知此尺卽黃帝律尺寸者以藥升之龠積與尺度攷得之

詳見律學淨聞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徑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强其積二千分即古藥升之容積

千金論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當作上下徑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鏂不得爲後升且計其容積僅五百廿二分不應如此之小故知傳寫之誤也升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弱乘之得二千分爲容積云深八分者舉成數言之也

藥升一升容黃鐘兩籥之實以秬黍二百四十粒爲一兩但秬黍

之重今無可攷依千金論蜜一斤得藥升七合及靈臺儀象志水與蜜同積異重之比例若二十與廿九而次第以準測之古一兩今七分六釐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秬黍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四黍爲圭半之爲一刀圭撮爲一勺勺即龠也兩勺爲一合合爲升字之誤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也李時珍沿兩勺爲一合之誤更增十合爲一升則誤以傳誤矣幸千金及外臺原文俱無此五字可證

秬黍一稃二米用以量龠取其圓滑而齊見攷工記輪人條下註疏中自劉歆變亂古法置秬用秠前明鄭世子特覓秬黍權以今平每龠

一千二百粒重三錢未足爲訓也鄭世子樂書算學附會其云黍權黍量盡屬臆斷張介賓採入類經圖翼殊謬後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爲一兩者千金云十黍爲一銖圖翼謂十黍當作百黍者非也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此則神農之秤也

攷正古權之法先作藥升滿曲尺二千分中容井水秤重一兩二錢而推得其同積異重之比例假如水與蜜各貯一盞中容積相等而水輕蜜重水若二十兩則蜜必三十九兩以此推算一藥升之水重一兩二錢者則一藥升之蜜必一兩七錢四分明矣

以三率明之

水二十

蜜二十九

水一兩二錢

相乘得數三十四兩八錢以第一率之二十爲法除之得第四次一兩七錢四分

蜜一兩七錢四分

既得蜜一藥升之重以三率重測之如法乘除得蜜七合之重

藥升一升

蜜今重一兩七錢四分

藥升七合

黍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黍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者卽古黍十六兩之數也依上法重測之得古一兩今若干之數

古十六兩

今重一兩二錢一分八厘

古一兩

今重七分六厘強

以古方參之

麻黃湯麻黃三兩準今二錢三分分三服中病卽止每服止七分七厘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準今六錢分三服每服止二錢

承氣湯大黃四兩準今三錢分再服中病即止每服止一錢半

白虎湯石膏一斤準今一兩二錢分三服每服止四錢

藥升之容積三千分以今倉斛之積寸準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立方筭法滿千分爲一寸曾以倉斛計之合曲尺之寸度積一千四百九十七寸爲今五斗則知曲尺二寸爲六勺七抄

以古方黍之

半夏秫米湯半夏五合準今三勺三抄半　秫米一升準今六勺七抄　甘瀾水

五升準今三合三勺煎取升半準今一合分三次每服飲一小杯杯如柘飲約可手拘令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匕準今一錢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不藥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依曲尺之寸度為之錢匕者以五銖錢為之開元錢亦同皆抄散取不落為度

古人用散藥以刀圭抄取之匕亦刀圭之意也準前論一刀圭為三十二黍方寸匕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積千分三除之得三百三十三分為方一寸匕之實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藥注

輕重不等今但就黍
計之以得其大槩

千金論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取半邊耳並用五銖錢也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按五銖錢與開元錢徑相同準尚尺九分其纍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十九分爲一錢七之實乃以三百三十三分爲首率重一錢爲次率一百八十九分爲三率得重五分六厘爲四率是一錢七之重也半錢七者準今二分八厘錢五七者準今一分四厘也

以古方黍之

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七（准今一錢）

桃花湯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七日三服（每方寸七准今之二錢不藥性重也）

燒褌散每服方寸七日三服（厌性必輕）

大陷胸湯甘遂一錢七分二服（每服是半錢七准今二分八厘）

十棗湯强人服一錢七（准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錢七（藥性較輕）

一撮者以三指爲度

千金論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廿八黍准今四分

以古方叅之

澤朮麋銜散藥共二十五分（準今四錢七分五厘）以三指撮爲後飯（每服四分日三服三日後病瘳而藥將盡矣）

風引湯藥共五十五兩（準今四兩一錢八分）取三指撮井水煮服（石藥性重每服八分以五十餘日爲度）

凡丸藥如梧子大者準藥末一分如彈丸及鷄子黃者準藥末一錢

千金論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一方寸匕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丸爲定如彈丸及鷄子黃者以十梧

梧子準之準前論刀圭容三十二黍準重三分方寸匕加十倍

應重一錢

以古方參之

巳椒藶黃丸藥共四兩準今三錢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一丸日三服每日三丸每丸一分蜜在外十日而瘳可知也

薯蕷丸藥共百七十八分準今三兩三錢八分大棗百枚為膏和蜜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為劑每丸藥末當重三分四厘因有大棗一枚及蜜故得如彈子大也彈子大者或較小于鷄子黃然亦不甚相遠耳

理中丸藥共十二兩準今九錢一分蜜和丸如雞子黃大以沸湯數

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每丸藥末一錢當得九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湯者卽用此九錢一兩分之藥煎之也寇宗奭疑丸藥少湯藥多妄謂古方如鷄子黃者應是大丸李時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彈丸及鷄子黃准十梧子者舊皆增爲四十梧子謬也

倫急丸每服大豆許三四丸未差更與三丸按千金十六黍爲一大豆合七丸計之不過百十二黍之重準今三分半

凡藥有云大升大兩者以神農秤三兩爲一兩藥升三升爲一升

千金論隋人以三兩爲一兩權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療之

外臺載廣濟方蒜煎主冷氣用牛乳五升（準今三升合四勺）納剝淨蒜內二升煎候蒜消盡下牛膝一大斤末（準今三兩六錢）煎成酒和兩匙服之（乳經煎煎蒜後約存二合配三兩六錢煎而調和之其末必不可復多矣）

外臺載錄驗方杏仁煎療欬氣杏人一升擣以水和研取三大升汁（準藥升九升）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復多矣）

凡煑湯大畧古藥二十兩今一兩五錢用水一斗今七合煑取四升今二合八勺勺二三次服之

凡藥皆㕮咀如豆大必水乘氣熱方始透入藥中既而藥乘水沸乃始流出汁間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約以兩人助以尺水澄去滓濾而後服之全欲得其氣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氣讀千金論自明

至于千金論諸藥權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則古今藥性不同故也即如蜀椒吳茱萸地膚子蛇床子古取陰乾今皆晒爆爆則藥性爲之輕輕則各有差等而權與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準半兩古取其土中自養形權神足者爲有大小以三枚準一兩古以八月採爆乾尙皮不尙肉別錄云棗皮利肉補虛惟十棗湯取肥者十枚用之今並不

如法宜與古不符也惟巴豆治淨以一分得十六枚頗合千金云巴豆先去心皮乃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衣務盡去之約十六枚重分九厘苟能于古方中緒論求之蛛絲馬跡非不可尋也

以古方參之

千金方治歷節諸風百節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準今三十六兩煉五十遍少亦須二十遍服方寸七日三百日差方寸七容三百二十黍準今一錢此最足據者每日服三錢百日須三十兩也以松脂煉去六兩適合百日之用則古一斤爲一兩二錢更無疑矣

千金治結氣冷癥積在脅下及脚氣上入小腹腹中脹滿大

蒜去心三升擣令極熟以水三升和調絞汁更擣以水三升和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顆大棄却三升蒜肉研汁後滓儘如桃顆大升小可知以微火煎取三升下牛乳三升合煎至三升旦起空腹一頓溫服令盡三升蒜汁可以一頓服升小可知至申時食三日服一劑三十日服十劑止蒜汁最辛劣全不虛及而頻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億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龐安常亦云然此誤以漢之權量爲憑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爲一升以二百四十秬黍爲一兩此與劉歆所定二十龠爲升二千四百秬黍爲兩者大相懸絕後儒悞信班志

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銅斛之式斷爲古律權量于是以古準今遂有三兩爲一兩三升爲一升之說而竟合于醫方之權量耳秦漢之量每一斗爲今之二升見閻百詩四書釋地及沈彤周官祿田考附識于此

前明張介賓惑于鄭世子之樂書定爲古方之一兩今之六錢古方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爲大謬

李時珍云古之一兩今之一錢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叅之

肘後方治消渴以黃連三斤準今三兩六錢納猪肚中蒸服依景岳說是廿八兩八錢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依古準今當作一斤古之猪肚大可能容之

又肘後方治中風腹痛用鹽半斤準今六錢熬水乾着口中飲熱湯二斤得吐愈依張則四兩八錢能着口中耶併能飲如許熱湯耶

又肘後方治風毒脚氣用硫黃末一兩牛乳調服取汗北方人用此多效依張則六錢可作一頓服耶

又肘後方治勞復用乾姜四兩爲末準今三錢湯調頓服依張則爲二兩四錢之乾姜可一頓服耶

外臺載備急方治五尸以雄黃大蒜各一兩擣和如彈丸準今一錢三分故適如彈子大納熱酒中服之依張則一兩三錢能與彈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銀鐶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飴糖非蔗糖也一頓準今二兩

以參漸漸食之多食亦佳 假設則十九兩之一鉅能作一頓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匱方解菌毒人糞飲一升 此豈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臺載集驗方療水腫用黃牛尿一飲三升 準今二合 若不覺更加服之 若謂是今之一升人糞牛尿誰堪多服者

肘後方治齒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漱即差 若如今之一合六七勺如何含而漱之

又肘後方治霍亂大渴不止多飲則殺人黃粱米五升水一斗煮清三升稍稍飲之 若如今之一升猶不慮其多飲而殺人耶

宜附血痢以其實證也

外臺載崔知悌方治血痢石灰三升熬黃水一斗投之澄清一服一升日三服每服準今三合三勺日三服豈石灰湯可多服耶

千金木膏治治脚弱風虛用濕荊二十五束束各長三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二寸燒瀝三斗準今二升青竹三十束束各長三尺圍各二尺五寸徑一寸燒瀝三斗試如式取荊與竹燒之能取今一斗之瀝否

千金耆婆萬病丸條下云服藥取微下三升惡水爲良若三升爲今一升尚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雜方云治肠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斷若血下至三斗三升尚何堪救藥耶

千金紫菀湯云小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內之小兒能頓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藥秤藥升農軒始造之法物晉宋以來寖失古意故梁陶貞白先生著名醫別錄論用藥分劑法則一遵神農之秤而不用子穀秬黍之制孫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依四分爲一兩爲定亦不依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之法其述古藥升制度下即曰今人分藥不復用此蓋有存羊愛禮之思焉繼此有王刺史者輯外臺秘要每方必紀其所出凡六朝諸名家所定分兩升合皆兹

執法守問有大升大雨必分別註明今艮方具在顧以權量難求梁若升髭強作解事者從而武斷之而醫宗之微旨勢不至盡墜于地不止

武斷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僞造夏律周醞之鄭世子也

微旨者何聖人治病之樞機也升降浮沉之氣順者生逆者死但得撥之使轉即行所無事矣故藥也者求其中窾不貴多也求其循序不貴速也藥必有毒非毒無以馭病非節制無以馭毒故升秤之以小爲度者誠愼之也

陶隱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以梧子爲度按千金論如梧子者準上論重一分以二大豆準之如大豆者重五釐以二小豆準之如小豆者重二釐半以三大麻準之如胡豆者重一釐以二大麻準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準三細麻每一細麻重二毫八絲七毫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詳其用意之講究反謂古人稟厚能勝重劑則所見益顛倒矣得吾說而通之庶幾能師古之意用古之法乎

千金論云古者藥在土中自養經久氣味眞實今時藥力輕虛人多巧詐學者須加意重複用藥藥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

然觀東垣方藥味多而分量輕又宋時一切作煑散者每服皆以五錢爲例可知仍不貴多也

古人疑漢方湯液大劑三十餘兩小劑十餘兩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並分三服若以古今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兩未淹得過又疑散末藥只服方寸刀圭七圓子如梧子大極至三十粒湯液豈得如此懸絶又疑風引湯一料計五十五兩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煑三沸去滓溫服一升觀其煑製每只三指撮末

應料劑如此之多令一旦攷而正之之疑盡釋矣

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似與前說不相合頃友人言吾蘇陽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煮之清香絕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爲貴耳

唐立三 三續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丹溪格致餘論曰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當以第二章因於暑之下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移於因寒之下云云尤在涇先生深通經義者也獨於此論未甚研求乃於讀書記云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 烈謂因於寒之下欲如運樞句不必謂之衍文惟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二句與

下文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之句彼此互搆僅以此兩句互爲移掇讀作因於寒欲如運樞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意即貫串蓋謂因於寒者如樞運動寒氣自散如內經洗慰按摩等法是也若寒鬱爲熱有似燔炭必須汗出而散如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因於暑者月君火爲病故自汗喘喝而多言以及起居卒暴神氣浮越也丹溪在涇皆相承而誤

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

本集第二卷薜一瓢先生日講雜記中有此一則而語焉未詳書出之後諸同學迭有來問此說者爰為之詳說於左

此本諸素問遺篇刺法論難經張景岳類經釋於剛柔失守之條（甲丙戊庚壬五年為陽干氣剛乙丁辛己癸五年為陰干氣柔應交而不布政者謂之失守）而尚未甚晰爰參鄙臆詳以明之假如甲子年上半歲多風少暖為上年司天之厥陰不退位本年司天之少陰不遷正若下半歲多涼為在泉之陽明得位甲子之在泉陽明己卯也（在泉之干即以司天之干相合者推之如

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也在泉之支以司天之支各就四正四偏四維中陰陽相配者推之如子與卯為四正中之一陰一陽寅與巳為四偏中之一陰一陽辰與未為四維中之一陰一陽也餘倣此以上年之司天臨木年之在泉則上癸下巳為不和甲失其位謂之木勝土虛甲巳化土木勝必金復指下年乙庚化金之歲言金既復木必稍退而子年司天之少陰至矣木反助火剋金其復必微而甲巳之土皆失守土鬱之久後化為疫早則丙寅晚則丁卯土疫至也丙辛化水之年久鬱之土方得勝之而為病再次年丁壬化木木又剋土亢則害而為病也。土疫即濕疫今所謂濕溫之類是也疫之微甚詳其年之司天在泉或盛或衰為定又若

上半歲氣暖爲少陰司天布政而下半歲多溫少凉爲上年在泉之少陽不退位本年在泉之陽明不遷正夫巳卯之柔不至於下（本年在泉屬陽明巳卯解見上）則甲子之剛孤立於上亦爲土虛後化爲癘（此司天失守化爲疫在泉失守化爲癘疫瘟疫也癘殺癘也）土疫將至恐傷腎臟當先補腎俞次洩土氣以去其鬱戒夜行遠行（針本論刺法故以俞言用藥者亦倣其意可也）其餘詳載類經不必複贅餘年皆倣此○疫癘每發於陽年除天刑六年其餘二十四年是也（庚子庚午君火刑金運庚寅庚申相火刑金運戊辰戊戌寒水刑火運此六年本非有餘故不發疫餘皆陽剛太過故作疫也）

然此指陽運自勝而無邪傷者也若剛柔失其位四時不節謂之失之法位即生大疫應司天而不司天應在泉而不在泉雖屬陽年亦爲不及不必欝至三年始發疫癘也

吳醫彙講卷十目錄

司天運氣徵驗

吳醫彙講卷二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汪纘功 名光爵號學舟太學生屢試不售考授州同知遂業醫治病多奇中載在吳縣誌及蘇州府醫學誌年五十六歲歿於康熙五十七年著有醫要若干卷未梓行世而同學多有傳抄爲秘本者此篇係其孫明之正希節錄付梓明之名元亮號付香壬午科舉人候選知縣正希名元軾號古香長洲縣醫學訓科

虛勞論

虛勞之病。皆由內傷而無外邪也。如酒傷肺。則濕熱

薰蒸肺陰消爍色傷腎則精室空虛相火無制思慮傷心則血耗而火易上炎勞倦傷脾則熱生而內伐眞陰惟忿怒傷肝有二鬱怒則肝火內熾而灼血大怒則肝火上升而吐血此五者皆能勞其精血道經云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陰虛內熱而成虛勞之症大約酒色為多然有童子未室而患此症者或有先天不足或禀母氣陰虛其師尼寡婦室女慾期氣血鬱結以致寒熱如瘧朝涼暮熱飲食不思經期不準或致閉絕而成此病者多由鬱火內蒸

所致也。以上論致病之由。以下論眞陰易虧。方書言此症者。皆以氣虛血虛陰虛陽虛混同論治。不知氣虛者。面白無神。言語輕微。四肢無力。脈來微弱。陽虛者。體冷畏寒。手足逆冷。溺清便溏。脈沉小遲。此二者。能服參芪溫補。乃爲受補可治。斯氣虛陽虛之症也。雖血脫者。亦有補氣之法。乃指卒暴失血。素非血虛之人。如新產之類耳。其餘患此症者。經云。一水不能勝五火。五火者。五志之火也。一水者。腎中眞陰之水也。水卽精也。卽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非陰衰於

前而陰成之難乎。又言。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悲陰衰於後而陰竭之易乎。所謂陰者。即我之精。而造我之形者也。人生全盛之數。前後止二十餘年。故丹溪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王節齋則以爲陰虛成病者。十有八九。陽虛成病者。百無一二。蓋以節慾者少。縱慾者多耳。(以下敘數虛證)五其爲病也。在腎、則爲腰脊腿痠。或攸隱而痛。爲骨蒸盜汗。或至夜發熱。爲徧身骨痠或疼痛如折。爲夢洩遺精。爲耳中鳴。爲足心熱。在心、則爲驚悸怔忡。爲掌中乾熱。爲

虛煩無寐。或夢魘不寧。為口苦舌乾。或口舌糜爛。在肺、則為痰嗽乾咳。為氣逆喘促。為鼻中氣熱。為顴紅吐衄。甚則吐涎白沫。側眠咽痛。音啞聲嘶。在肝、則為寒熱如瘧。為頸項瘰癧。為脇脹脇疼。為兩目澁痛。為頭暈。為眼花。為多怒。為吐血。在脾、則為食減不化。為惡心嘔吐。為脹滿腹痛。為腸鳴泄瀉。肌肉消瘦。此皆五藏虛勞之本症。經曰、治病必求其本。須審其因何致損。何藏受傷。如因于色者。則知腎傷。縱有他經現症。亦當補腎為主。而兼治他症。因於酒者。又當以清

肺爲先。以下敘標本傳乘既審標本。再明傳變。如腎傳心。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再傳腎。此傳其所勝之藏。傳而乘之。謂之賊。尅大凶之兆。經曰。諸病以此相傳者死。謂五藏以次相傳而尅徧也。難經曰。七傳者死。謂如病始于腎。而脾復傳腎。是謂六傳已盡。一藏不可再傷也。又如腎病不傳心而傳肺。此間一藏而傳于生我之母。以母子氣通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而傳肝。此間二藏而傳于已生之子。母病及子也。如腎病不傳心肺肝而傳脾。此間三藏而傳已所不勝之藏。經

陰盛之陰指其寒
如此陰虛之陰指
其精而言故不同讀
者當於此參之

所謂輕而侮之也。傳乘不明。豈能療病。以下辨虛勞誤治一症。偏于陰虛者居多。而醫之誤治者有七。試詳言之。一曰、誤認陽虛。命門之火。龍火也。亦謂之眞陽。如果腎中陰盛。龍火不能安其位。而爲上焦假熱。面赤煩躁。口渴等症。口雖渴而不欲飲。足冷過膝。小便清長。右尺脈沉小而遲。或浮大無根。此陰盛逼陽之假症。如夏至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爲陽物。隨陽而上升。宜用八味之屬。冰冷與飲。得引浮火歸元。如冬至一陽來復。地中水暖。而龍歸大海也。至若虛勞

之症。是因腎水真陰虛極。水不攝火。火因上炎。而致面赤唇紅。口鼻出血。齒痛齒衄。雖亦龍火上炎。與虛陽上浮不同。縱有下部惡寒足冷。此因虛火上升所致。非真陽衰而然。故其小便必黃赤。其脈必帶數有內熱的症可據。設悞用引火歸元之法。是抱薪救火。上焦愈熱。而欬喘燥渴益甚。咽痛喉爛諸症至矣。二曰。誤認中寒。腹痛之屬于虛寒者。綿綿痛而無增減喜熱手按。熱飲食。泄瀉之屬于虛寒者。水穀不化而澄徹清冷。必有虛寒之脈證可憑。然後用之有効。今

羚羊角湯　治虛火頭疼
羚羊角　龜板　生地
白芍　丹皮　柴胡
薄荷　菊花　夏枯草
蟬衣　生石決
紅棗十枚
按方中柴胡不及易以

八一見脹滿腹痛食不消化腸鳴泄瀉等症便謂脾
虛寒而投理中溫燥之劑再補其陽則陽益亢而陰
益竭矣更有見其脹滿泄瀉遂引經文清氣在下則
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而用補中益氣反提陰
火上逆以致咳喘頻增吐衄交至而立見危亡此其
溫補得售者不過助陽之藥能使胃氣一時暫壯飲
食增加彼此相誇至死不悟良爲可憫三日誤認外
感世之眞陰虛而發熱者（亦有痛甚者）十之六七亦與外感無異
火逆衝上則頭脹微痛火熱壅肺則有時鼻塞陰虛

陽陷入裏則洒淅惡寒陰虛陽無所附則浮越肌表
而熱但其發時必在午後先洒淅惡寒少頃發熱熱
至寅卯時盜汗出而身涼或無微寒而但午後發熱
必現腎虛症或兼唇紅顴赤口渴煩躁六脈搏數或
虛數無力此宜大劑滋陰如保陰六味之屬若誤爲
外感而表之則傀汗淋漓諸虛蜂起或有失血之人
表之無汗經所謂奪血者無汗也再强發之必然吐
衂爲下厥上竭之症此尤孟浪之流也四曰苦寒瀉
火之誤實火爲病可以直折虛火爲病非寒可清非

惟不能清熱。抑且敗其胃氣。食少瀉多。將何療治。甚者見其燥結。肆用硝黃以通之。不知腎主二便。腎主五液。腎液既虧。自不濡潤。滋其陰。潤其燥。而便自通。彼既虧之陰。豈能勝硝黃之攻伐乎。五日、二陳消痰之誤。痰在脾經者。名曰濕痰。其痰滑而易出。或稀如水者。名曰痰飲。濕者燥之。半夏自爲正治。若陰水不足。肺受火侮。津液凝濁。不生血而生痰。此當潤劑滋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痰自清矣。二陳之燥。立見其殆。六曰參芪助火之誤。夫虛勞之可受參芪者。肺

必無熱者也肺脈按之而虛必不數者也故有土旺而生金勿拘拘于保肺之說古人每用之而奏功今則火已爍金而嗽矣火蒸津液而化爲濃痰矣君相亢甚而血隨上逆矣猶引陽生陰長虛火可補之說漫用參芪因之陽火愈旺金益受傷所以好古有肺熱還傷肺節齋有食參必死之叮嚀也七日治療過時上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勞神者常養其心勞倦者常補其脾多怒者常滋其肝血多飲者常淸其肺熱好色者峻補其腎水仲景曰凡人有病不時

即治隱忍冀延必成痼疾所以終罕得愈者以內熱之症人多易忽自恃飲食如常起居如舊仍縱慾酒色迨至病已成而後藥之譬之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以下三大治法然而治之最難有三大要法不可不講也一曰補腎水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藏於此氣化於此精即陰中之水也氣即陰中之火也故命門之水火爲十二臟之化源火不畏其衰力則畏其少所以保陰六味左歸之屬皆甘寒滋水添精之品補陰以配陽正王太僕所謂壯

水之主以制陽光丹溪所謂滋其陰則火自降譬之燈殘火焰添油則焰光自小也然須制大其劑[illegible]長久服之以陰無速補之法也至若因於酒者清金潤燥爲主而保陰之屬仍不可廢益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而救肺也因於思慮者清心養血爲主而佐保陰之屬所謂水壯而火熄勿亟亟於淸心是也因於勞倦者培補脾陰爲主而佐保陰之劑經曰有所遠行勞倦逢火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熱舍於腎故知勞倦傷脾內熱者必及腎也若忿怒傷肝動血保陰六

味大爲正治蓋水旺則龍火不炎雷火亦不發乃腎脾同治之法也二曰培脾土脾胃爲後天根本經曰安穀則昌蓋精生於穀飲食多自能生血化精雖有邪熱藥得以制之久則火自降而陰自復也若脾胃一弱則飲食少而血不生陰不能以配陽而五藏齊損故越人歸重脾胃而言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脈不能營養藏府三損損於脾飲食不爲肌膚四損損於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從上而下者過於胃則不治至

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從下而上者過於脾則不治
至皮聚而毛落者死所以仲景治虛勞惟用甘藥建
立中氣以生血化精一遵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旨
也味非獨藥也補以味而節其勞則積貯漸富大命
不傾經云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補以甘藥故中氣不
足者非甘不可況土強則金旺金旺則水充又男子
以脾胃為生身之本女子以心脾為立命之根故治
此者當以調養脾胃為主三日慎調攝虛勞之因固
於酒色者固多其因於憂愁思慮抑鬱多慾者亦不

少所以童子室女不生歡笑及鰥寡僧尼易犯此病經謂非鍼藥之可治必須消遣情懷隨遇皆安然後藥治庶能愈病乃今之患此症者徒仗諸草木恭爲復元之品外則疲勞形體內則沉湎七情不知心有妄動氣隨心散氣散不聚精逐氣亡故癆成于日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斯言眞可爲虛勞調攝之良法也予今所論虛勞致病之因次及方書之混列更推眞陰易虛之故以及標本傳乘併誤治之弊而終之以治要非敢矯當世之偏實本

人參玄參亦是一寒一熱其性皆補故因寒而致氣虛者可用人參因熱而致氣虛者可用玄參

寒者可加桂附　熱甚者可知柏炒用　表有熱者可加青蒿　裏熱甚者可加鱉甲　表裏俱熱者同用

云有汗骨蒸宜用地骨皮無汗骨蒸宜用沙參丹皮地骨皮有汗無汗俱宜根之

諸先哲發明治要。予又目驗之而不爽者。故特立說以識之。按因虛而致寒熱當用鹿茸麋茸因寒熱而致虛者當用人參玄參

保陰煎　自製　若火邪先去虛症畢露者可量加麋茸或作丸服更妥　又凡陰虛所宜按鹿山獸屬陽其性大熱麋澤獸屬陰其性大寒

熟地黃　生地黃　天門冬　麥門冬

玉竹一名葳蕤　龜版　茯苓　山藥

牛膝　陰虛而嗽者用人參補氣反致嗽甚　桂圓肉一名龍眼　人乳　牛乳性寒者代　血虛火盛而嗽者用熟地枸杞補育 [illegible]

右藥或水煎或用石斛煎湯代水煎　內熱有汗加地骨皮　內熱無汗加牡丹皮。腰痛加杞子杜仲或加猪腰猪脊髓。盜汗加棗仁五味子。

怔忡不寐加棗仁。咳嗽加桑白皮、枇杷葉、百合。

有痰加貝母。有血加藕汁、童便。食少加薏苡仁。

泄瀉去生地、天冬，加山藥、白芍、大棗、蓮肉。肺脈

按之無力者量加人參。

一方用丹皮二錢 元參一錢 人參三錢 白朮二錢 桑葉五片

熟地五錢 麥冬三錢 北五味五粒 茯苓二錢 芡實五錢 山萸肉一錢

地骨皮五錢 白芍三錢 棗仁二錢 沙參三錢 水二碗煎服 方名和平湯

君以入陰分為主，其滋其本而又不遺其脾胃之氣，另加芡實、蓮、[illegible]

[illegible]以補陰陽而不助火，則肺金[illegible]

味補其肺金，則金能生水，水生自能制火而相火不伏，不必專治[illegible]

如前方服之不見起色者必有濕虫之氣當用一旅用兒茶三錢鱉甲一兩地栗粉半斤生何首烏半斤熟地半斤神曲二兩白薇三兩人參五錢柴胡五錢鹿角霜二兩地骨皮五兩沙參五兩各為細末蜜為丸每日服前湯後送下五錢一日二次此方善能殺蟲而不傷耗真陰之氣此藥又須約服半料即止不必盡也此丸服半料後當改用六味地黃丸加麥冬三兩五味一兩足矣或偏于熱者服前方五劑再服六味丸加麥味湯一劑或偏于寒者服前方五劑再服腎氣丸湯一服如此間服自無偏寒偏熱之弊矣

汪正希名元軾號古香長州縣醫學訓科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予先祖學府公治虛勞有自製保陰煎一方其意旨所存蓋即固本丸集靈膏之制而加減者也二地爲君壯水以制亢越之火二冬爲臣保金以滋生化之源惟固本丸有人參茲去參者恐肺中有熱反致助火也代以龍眼葳蕤一以悅脾而生金滋水一以潤肺而益腎養肝二味代參非獨較參爲穩當抑且貧富可以通行集靈膏有狗杞牛膝茲去杞者恐其性

溫助陽。用膝者。取其引藥下行。要訣之存。權衡適當。至人乳補血液。爲潤燥之妙品。龜版補心腎。實養陰之良藥。統而計之。卽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之意也。然羣聚沉陰靜味。得無過於凝滯。上阻胃納。下妨脾運歟。故佐以山藥茯苓。一培一滲。調和脾胃。使無偏勝之虞。且備擬加減之法。以治病之變化。毫無遺漏焉。壯水制火。補精養陰。較之錢仲陽之六味。張景岳之左歸。不能多讓。而或更勝之。乃或有議其平庸者。是未籌勞者養之。惟宜王道。不尚霸功也。先祖當年先

葉香巖薛一瓢兩先生而著名。製此方以療虛勞者千百人。不僅爲獨創之奇。實上探古人之精奧。世雖多高明之士。而治虛勞者。誰復能舍此而別求良法哉。乎也。痛先人之已遠。零舊笈之猶傳。思濟美於後。先有慚學術。讀祖書之良善。敢秘遺編。用是梓此新方。附於彙講。非徒求行世。亦以祈活人也。

沈香巖名家熊字惟祥受奚曾孫賓夫出
嗣子國學生世居對溪烏鵲橋東

六味地黃丸方解

此爲補陰之主方補五藏之陰以納于腎也藏陰虧損以熟地大滋腎陰壯水之主以爲君用山萸肉之色赤入心味酸入肝者從左以納于腎山藥之色白入肺味甘入脾者從右以納于腎又用三味通腑者恐府氣不宣則氣鬱生熱以致消爍藏陰故以澤瀉清膀胱而後腎精不爲相火所搖又以丹皮清血分中熱則主血之心藏血之肝俱不爲火所爍矣又以

茯苓淸氣分之熱則飲食之精由脾輸肺以下降者
亦不爲火所爍矣夫然後門藏之眞陰無所耗損得
以攝納精液歸入腎藏腎受諸藏之精液而藏之矣
從來囫圇看過未識此方之元妙至於此極今將山
肉山藥二味分看一入心肝一入肺脾旣極分明而
氣味又融洽將熟地黄肉山藥三味總看旣能五藏
兼入不致偏倚又能將諸藏之氣盡行納入腎藏以
爲統攝藏陰之主而不致兩岐至澤瀉茯苓丹皮與
三補對看其配合之妙亦與三補同法製方妙義周

備若此非臻於神化者其孰能之惟其兼補五藏故久服無虞偏勝而爲萬世不易之祖方也

八味地黄丸方解

此方用附子肉桂補兩腎之陽非補兩腎中之命門也附子補氣中之陽由肺以入於腎故陽虛肺氣喘急者服之即止乃右腎之陽藥也肉桂補血中之陽由肝以入於腎故陽虛肝火上浮者服之則納乃左腎之陽藥也夫從左從右非兩腎之中可知命門居中是以一而神非以兩而化附子肉桂一氣一血兩

相對待故非命門藥也如以附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氣桂不得爲補命門矣以桂爲補命門則以命門屬血附不得爲補命門矣總之命門爲先天之氣本于始生爲生氣生血之根本非草根樹皮所能補者藥餌入口從胃氣散布然後輸入腎藏即係後天飲食之氣所化但能補益藏腑不能補益先天故前人加入地黃丸者不特附桂一氣一血即車前牛膝亦是一氣一血知母黃柏亦是一氣一血一氣一血者俱入兩腎而非命門也以命門爲陽者此命門與兩

腎分陰陽則命門爲陽兩腎爲陰命門爲始生之根本即是萬物資始之乾元故爲元陽象坎中之一畫也非以火爲陽也如以兩腎分折而論則左血爲陰右氣爲陽亦非以水火分也如專以一腎而論則左腎不獨有精氣亦有之右腎不獨有氣精亦有之精即爲陰氣即爲陽此兩腎各有陰陽故八味地黃丸各補其陰陽也

唐立三 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余曾撰司天運氣贅言已鐫入是編第七卷矣愚意以每歲每候必有歲運與司天在泉及分五運之主客六氣之主客六者雜聚變化靡窮吾儕在醫喻譬如一方中純寒純熱其劑自峻若苦辛相制寒熱雜陳即有所偏甚亦微矣故天元紀六微旨二篇論至天符歲會則有中其病者速而危徐而持暴而死之別天符歲會如此可知五運六氣亦須參合以類

推矣內經未言及此者提其綱而難於盡數其目也抑更有釋天符太乙者謂當以得病之一日爲言如戊子日亦稱天符戊午日亦稱太乙之說茲嘉慶元年丙辰乃統一歲者太羽水運上半歲又值太陽寒水司天已爲天符矣而初之主運值太角初之客運值太羽初之主氣又值厥陰風木則是六者之中三寒二風惟初之客氣值少陽相火一火孤立幾爲羣水所掩初之運氣天候應寒也正月初九日丙辰又天符之日水寒會聚余於去冬曾與隣金子東厥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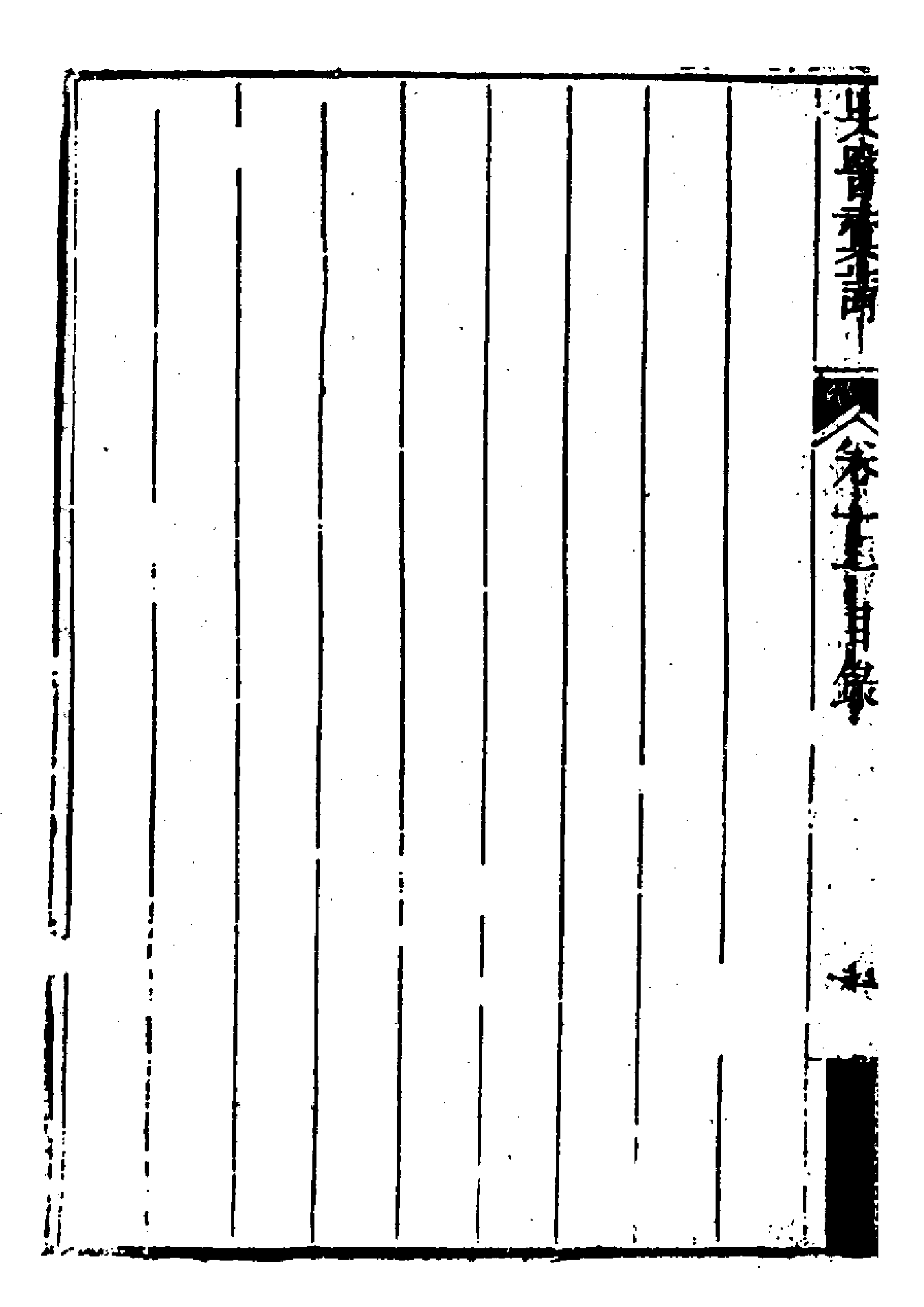
子誠齋謝子由喬暨同道唐子迎川周子思哲朱子潤溶以及門人王文海輩談及是日防受寒邪不意至期果於雞鳴時烈風震屋積雪盈庭及午雪益密紅爐不暖緍纊無溫抵夜風更壯即重裀疊藉不啻大荒冰窖矣迨詰朝風少息然寒威凛冽吹氣成凍不獨貯水缸罈插花瓶缶一旦都爲冰澌甚至烟筒酒甕無不凝冰耆耋之老皆云有生以來未遇如此嚴寒諸隣友謂余曰推之何精也余亦未料如此其驗也因而追溯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炎暑酷烈中

膈而死者難以僕數試亦以運氣推之乃少徵火運而值巳歲所謂歲會也大暑後少陽相火在泉所謂同歲會也維時乃三之運四之氣客氣又值少陽相火則是七者之中火居其四至於主運少宮客運少商主氣太陰濕土五行中全未見水有陽無陰可謂亢害之至矣於是益知運氣之說不可執一而論當以六者之中角徵宮商羽與風火濕燥寒互相參究自無不驗縱不必偏甚若此始能獲應亦須以此六者主客太少何勝何遜何遠何近窮究其微必有幽

驗卽此癸巳丙辰二歲可徵也　若試以本年他運他
氣推之除五行錯雜不甚偏乖亦無庸瑣述小滿後
交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與歲運司天相合且主客
運氣之中客氣最爲切近是時應有寒徵又小雪後
交終之氣主運太羽主氣太陽寒水與歲運之太羽
三水會聚惟是主運主氣不過時令之常非比客運
客氣加臨變化顯有異徵耳十一月十五日丙辰益
以天符之日寒應倍之茲乃時當夏仲衣必絺綌三
之氣亦已驗焉前撰贅言可謝未謬試再觀終之氣

何如五月望日敘

吳醫彙講卷十一　目錄



吳醫彙講卷十一

長洲周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周兆麟世章氏校訂

周省吾名自閑住常熟縣寓清樹轄醫論會通運氣則二書未刊節錄數篇附梓是集

三焦說

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陀王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餘則或言無狀或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此三焦定論也以其無形故舉功用之相似者以擬之也霧類乎氣決氣篇所謂若霧露之漑是也考漚瀆二字之義漚漬也漸也漸漬之使柔爛也則漚者狀腐熟水穀之義謂漸漬以化也瀆濁也通也所以通垢濁也則瀆者皆分待清濁即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之義也其三焦字義承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即是氣以少陽爲相火即取焦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下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

之後泌糟粕蒸津液化精微爲血以奉生身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廻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水穀者居於胃中成糟粕下大腸而成下焦又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五味篇云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細玩經文曰出於胃上口出上焦之後曰成下焦曰胃之兩焦皆見無形體之意焉而細繹經旨卽營衛之氣所從出其職司功用莫非氣之所爲故中藏經曰總領五藏六府營衛經絡左右上下之氣

也至本藏篇有厚薄緩急直結之說者孫東宿謂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獨三焦無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論勇篇理縱理橫之說不過言其人之軀殼上下通徹如此故以三字貫之而借焦字助語成辭與五味篇所云眥之兩焦句法相倣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觀之則三焦縱橫之句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無形之說爲悞豈越人華陀其才智反在後人下耶

命門說

命門者人身之真陽腎中之元陽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後世立論有謂在兩腎中間者有悞引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爲命門者至謂其形如胡桃尤爲荒誕夫越人但指右腎爲命門之說而後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從有命門之說乎其意以陽氣爲重人身左血右氣故歸之右也人之所藏每府各具陰陽腎爲一身之根柢元陽爲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門治法亦惟溫補腎陽而已别無他法也故虞天民兩腎總號命門之說最爲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

則左水右火合而言之爲水火之府陰陽之宅及命門總主乎兩腎兩腎皆屬於命門之論至以予腸當之又於理未安也孫東宿以生氣立論其意頗合竟指爲先天之太極亦非也近時靈胎徐氏謂腎之有兩則皆名爲腎不得名爲命門蓋腎爲牝藏其數偶命門之義惟衝脈之根柢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真可稱爲命之門不得以右腎當之也夫以牝藏釋兩腎其說最的以衝脈當命門倡論似甚新奇細按亦非確當不過執兩腎中間之語而另開一說耳竊以爲

兩腎爲立命之門命門穴在中間似因腎而得名越人以腎爲命門又因穴而名之也總之三十六難曰命門者精神所舍原氣所繫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眞上補素靈之未及並非皆腎知腎有一二語不免詞病以致後人辨論紛紛也

陰陽常變論

陰陽者一氣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離或爲對待或爲流行有會處有分處本相生亦相尅天地萬物無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實非易言者也考之醫籍

或謂陰易虧而陽易亢務以養陰爲先或謂陰主殺而陽主生必以扶陽爲重若此之類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論何也以未分常與變耳試以四時晝夜核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兩分焉而毫弗參差夜則爲陰晝則爲陽總計焉而纖無多寡此陰陽之常也以天地之終論之時或亢旱卽陽盛陰虧之錄必有待於甘霖費或久陰卽陽衰陰盛之徵是有積於皎日此各執其說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不期之多人之非清涼無以救其燎原既不可專以之爲重氣脫神

寒非溫熱無以消其陰翳亦不可獨以陰爲先非偏
執之見均非定論乎考之先儒語其大綱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是爲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爲定位
言其體用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惟耐故化合
而後能遂也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隨
時變易迭相爲用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
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
爲唱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
盡則陽滅顧陰之爲道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陽之

爲性宜於潛藏不宜於發洩若夫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似乎以陽爲重及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又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不貞則無以爲元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又不必以陰爲輕則先儒之說未嘗偏輕偏重也故陰陽得其正則平若權衡陰陽失其和則反如冰炭

自其變者而觀之陽主乎熱陰主乎寒不可混而爲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豈可分而爲二且陰陽互藏其宅故傷其陽即及其陰傷其陰亦即及其陽陰陽消長無窮故陽之退便是陰之生陰之退便是陽之生內經亦曰陰陽之道如環無端是也如曰陽能生陰陰則不能生陽豈理也耶且果穀草木有生於春而成春載於秋者亦有生於秋而成於春者惟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長耳要之論其常則毫釐不可輕重如其變則剛柔大

有懸殊所以寒極則凍而死暑極則熱而斃過則生乎殺也晴明物亦榮雨露物亦茂和則生乎生也惟今人之體偏勝者多在乎臨證者於向來偏執之說毋詆其短善用其長可也陰陽之理非一言可以盡之也

中道說

中之爲道無所不涵無所不徹推之醫理尤不可忽蓋爲病由於乖戾用藥惟以調和益其不足損其有餘溫涼攻補必歸於中而後可失中者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之謂也故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爲中愼勿固執且同一病而此則如此爲中者彼則如此而又非中無窮活變故中者如權之稱物如鏡之取火少越焉太過矣少退焉不及矣總在當機之順應也醫之中道非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謂中病即是中中病而毫無偏倚毫無過不及即是至中是以補如參地瀉如硝黃熱如姜附寒如膏連散如麻桂毒如蟲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乎射窮理

精而辨症明則臨病自生變化能統萬理於一原自能通一心於萬事也嘗怪前賢往哲代不乏人其聰明才辯之資縱橫反覆蹈奇入險固皆醫林之傑也然而適中者寡矣書曰允執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也醫雖小道何獨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傷寒書爲叔和編次已失其眞即林億校本亦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已註釋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苓友亦云

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
至以助藥力爲一法溫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稱與
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
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於
每篇之首註共幾法先則節錄原文開明第一第二
次於原文之下復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治法賅
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古之者
殆爲無己所刪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
道亦未之見也　國朝王晉三雖於每方之下註以

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之志而變禮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爲註書不應改移止宜就文辨論如朱子之賢閎交錯簡皆仍其舊無巳何人而乃擅倒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

僕先祖笠山公精于醫理博及羣書臨症之暇靜坐小齋手不釋卷雖至老不倦于暮年採取諸同學高論輯成吳醫彙講行世舊存見聞篇什及諸公送來佳作　先祖必反覆細閱再商

之二三老友考訂耑善方始付梓是以採取者
果多存並者亦復不少緣集行海內同人之公
論緊焉不苟採選可見　僕先祖愼且重也選
至十一卷周存省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痾于
辛酉歲辭世迄今十四載矣痛音容之已杳幸
彙講之流傳　慶耆　僅守遺板即以十一卷第八
頁吾省先生佳作爲止　慶耆年幼無知不能克
承家學醫林典籍未經採討雖承佳章　賜敎
不敢續入集內所以遵　先祖愼採之遺意也

爰書數語附于簡末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孫男慶耆百拜謹識

書吳醫彙講後

太史公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於扁鵲倉公列傳各載治驗切脈論病纏析條分詳哉其言之也後長沙太守張仲景出著有傷寒金匱二書是爲醫林之淵藪後學之津梁自漢迄今專門名家著述繼起燦然可觀其間或論說紛紜貪多務得甚至勦說雷同不可枚舉竊謂讀書貴乎得間醫書之浩汗尤貴採擇精當取舍在我有所作述務在心得未可拾他人之唾餘以竊取傅會爲能事也而然

山先生已先得我心矣先生學富思深醫林重之其集前輩名醫及諸同人著作彙爲一編名之曰吳醫彙講而自著諸條考據精詳辨論明快能發人所未發僕受而讀之知是編之集腋爲裘洵可以傳世而行遠矣方是編之初付剞劂也笠山先生旁搜博采下及葑菲僕自曩時從學於松心夫子質疑問難涉獵方書意見所及亦嘗紀載一二數年來奔走風塵此道已存而不論況當珠玉在前益覺自顧形穢既病道少又恐勦說雷同與尋常方術同類而共譏之

也既無以應笠山先生之問而又不能不贅一辭乃自書其所見以附編末太史氏於扁鵲倉公列傳詳載治驗篇終又引老聃之言以為戒寓意深遠亦先敘後斷之例後人因之遂有卷尾作跋編末後序之作其實皆贅疣也僕非敢效史遷之例而於二者之間其有一得也夫壬子仲冬朱克柔書

朱子研漁不作首序而作後序謙抑之意也惟是拙集不限卷數以俟陸續賜教隨時增訂故未便以此篇殿於編末移置僧端從權也　大烈識